

耶茨文集

冷泉港



RICHARD YATES

COLD SPRING HARBOR

[美] 理查德·耶茨 著 袁宁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冷泉港

〔美〕理查德·耶茨 著

袁宁 译

RICHARD YATES

COLD SPRING HARBOR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泉港/(美)理查德·耶茨(Richard Yates)著;
袁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8
(理查德·耶茨文集)
书名原文: Cold Spring Harbor
ISBN 978-7-5327-8112-6

I. ①冷… II. ①理…②袁… III. ①中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99609号

RICHARD YATES

COLD SPRING HARBOR

Copyright © 1986, Richard Yate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9-603号

冷泉港

[美]理查德·耶茨 著 袁宁 译
责任编辑/王嘉琳 装帧设计/谢翔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5 插页 5 字数 93,000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册

ISBN 978-7-5327-8112-6/I·4987

定价: 45.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68180628

献给库尔特·冯内古特

第一章

一九三五年，埃文·谢泼德爱上了汽车，他那离经叛道的青春
期所带来的全部苦闷得到了救赎。他曾常常欺凌弱小的男生，用蠢
笨的方式冒犯女生，以愚钝又令人尴尬的方式小偷小摸——那一切
除了成为糟糕的回忆外，再也无关紧要了。他沉醉于高速行驶至远
方的快感中，穿越了长岛¹的大部分地方，而且很快对所有他能接触
到的汽车的机械部件产生了亲切感。有一段时间，在他父母家尘土
飞扬的车道上，他整日埋首干活，不问世事，小心翼翼地将一辆车
大卸八块或是重新组装起来。

站在窗前看着儿子独自一人在日头下工作，仅是如此，也能让
他的父亲查尔斯·谢泼德心满意足。一年前，谁也猜不到这个男孩
能学会有条有理地专注于一项有用的活计；而那不正是成熟的开始
吗？那不正是能帮一个男人形成意志和生活目标的事吗？

嗯，当然如此；在你的生命中——在所有人的生命中——那种

¹ Long Island，位于美国纽约州，从纽约港伸入北大西洋。

对意志与目标苦痛而迫切的需求，是查尔斯·谢泼德从漫长又无助的自身经历中明白的。他是一名退休军官，时常试图压抑自己惯性诗意的想法，而他的人生激情似乎已随1918年的停战协定¹一同消失了。

他那时是一位激情洋溢的步兵少尉，且刚与军官俱乐部舞会上最漂亮的女孩结了婚，确信她会为自己祈祷，却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天才抵达法国——他失望透顶，以至于不少其他军官得不耐烦地告诫他别犯傻。

“我没有，”他会坚持说，“我没有。”但他打心底里明白，这是无可回避的现实；他甚至开始怀疑，任务中止所带来的不悦可能会困扰他的余生。

“除了知道我会永远爱你，”他在勒阿弗尔²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似乎对其他一切都失去了信心。我渐渐觉得，这世上只有少之又少的事情是真的有意义的。”

查尔斯又回到了美国，身边环绕着欢呼雀跃的男人，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退役，而查尔斯却做了一个出人意料、有悖常理的决定。出于他至今没能完全弄明白的种种原因，他选择继续留在军中。

他之所以知道自己一直都没弄清楚原因，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他不得不在脑海中反复思考这些原因，仿佛它们是一小段模棱两可的三段论教义问答的答案：军人差不多算是一种职业；它能为他作为已婚男人及父亲提供一向需要的安全感；而且，说到底，指不定还

1 即《贡比涅停战协定》，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军统帅福熙代表协约国与德国代表在法国东北部贡比涅森林雷道车站的福熙车厢里签订的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协定。

2 Le Havre，法国第二大港口，位于塞纳河口北岸。

会爆发战争。

他担任中尉一职很长时间，久得都让他担心自己是有史以来年纪最大的中尉了。而且，令他大失所望的是，那些年他几乎所有的职责均与繁重乏味的办公室工作相关。

从德文斯堡¹、迪克斯堡²到班宁堡³、米德堡⁴——在每一个军岗上，他都勇于尝试与以往不同的事情，但所有职位毫无二致。它们普通至极，均以服从为前提而设立。即使是在隐私受到严密保护的已婚军官住所，即使是在夜晚，你也绝不会忘记自己身在何处，或是为何在此，连你的妻子也不会忘记。如果你们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要按部就班地遵守和平时期军事基地的条条框框，而你的妻子是像格蕾丝·谢泼德那样聪明活泼的女人，那么当她精神失控而崩溃时，你也难说会真的惊讶——惊吓是难免的，但并不至于感到意外。

从她第一次住院开始，查尔斯便知道最好尽快准备离开军队——而且那时还有另一件麻烦事，表明他迟早也会离开：他的视力迅速下降，而且不断恶化。但讽刺的是，正是在那一年，军队交代他去做些有意思的事。在他终于被擢升为上尉后，他被任命统领一队步枪连。

1 Fort Devens，建于一九一七年，位于马萨诸塞州米德尔塞克斯县的艾尔镇和伍斯特县的雪利镇交界处的活跃军事基地，以美国内战时期将军查尔斯·德文斯之名命名。

2 Fort Dix，建于一九一七年，位于新泽西州首府特伦顿东南部的军事基地，以美国内战时期少将约翰·亚当斯·迪克斯之名命名。

3 Fort Benning，建于一九〇九年，横跨佐治亚州和亚拉巴马州的军事基地，以美国内战时期准将亨利·路易斯·班宁之名命名。

4 Fort Meade，位于马里兰州的军事基地，以美国内战时期将军乔治·戈登·米德之名命名。

噢，他是真喜欢那二百个男人——哪怕是那些格格不入的人，和那些牢骚满腹的人。才过了几个星期，他便为他们感到骄傲，也为似乎赢得了他们的尊敬而感到自豪。他每天回想着那些时刻，它们让他相信自己正在照顾他们、保护他们，也相信他们对此心知肚明；他从没厌倦听他们喊“上尉”或是“连长”。

当他带领他们穿着全副野战装备进行长途行军时，他喜欢其中的节奏感、汗水以及克制的痛苦，尽管他并不确定自己能否坚持全程。还有些时候，这些男人僵硬而笔直地站在队列中一动不动，脸上毫无表情，而他则眯着眼睛凝视他们枪栓未上膛的斯普林菲尔德步枪，这时他希望能带领这支连队参与某场想象中的奇特战斗。几乎所有人都能在战地中脱颖而出，因为那时几乎每一个行动都高于并超越了职责本身；待战斗结束，死去的人又会复活，刚好赶得上喝酒、调笑，跟漂亮姑娘们约会。

如果格蕾丝能痊愈的话，他本想设法作假通过各类眼科检查，以便尽可能在连队里待得更久，但运气实在不好。她又一次崩溃了，这次他知道再也不能犹豫了。甚至在她出院之前，他就已经安排好了退役。

在他们整理行李的那几天，查尔斯琢磨着搬到一个他们都没见过的地方——像是加利福尼亚或是加拿大——他们在那里也许能重振旗鼓，开始崭新的生活。然而，谢泼德家族以前一直都是长岛居民，习惯了绿油油的平原、土豆农场以及微带着一股盐水味的海风，因此更明智的做法是回到家乡。他用自己微薄但尚且足够的退休金在北岸买了一幢合适的棕色小木屋，就在冷泉港村庄的边缘。

不久之后，他便为村民所熟知。他是一个庄重谦恭的人，总是

负责购买家里的杂货、清洗衣物，因为他妻子据说是个病人。时不时也会传出毫无根据的谣言，说他是战争英雄，或是服役时曾接受过其他荣誉。人们可能会讶异于他是以上尉军衔退役的，因为他的外表和举止更像是一位上校的风格：你能想象他接受一个营或是一个团的敬礼，肃穆地阅着兵，看着他们在面前经过。有时，当你看到他费力地抱着购物袋或是提着洗衣袋，灰白的头发被吹得乱蓬蓬的，那副厚厚的眼镜滑下鼻梁，那样的印象会略带喜剧色彩。然而，即使是在小酒馆，也从不会有人拿他开玩笑。

“亲爱的，我回来了。”一天下午，他朝格蕾丝喊道，将一大堆杂货放到厨房的桌子上。他一边提高嗓音继续跟她说话，一边把所有东西放到该放的地方。“我想埃文已经在外面的引擎上连续工作将近十个小时了，”他喊道，“我不晓得他哪里来的力气。或是心思。”

待他整理完杂货，他拿出一些冰块，倒了两杯兑水波旁威士忌，其中一杯加了双份威士忌。他端着酒走过客厅，走到被重重绿荫遮蔽的阳光房，格蕾丝正倚在一张躺椅上，他小心翼翼地将那杯双份波旁威士忌放到她伸出的手上。

“一个男孩的改变是不是挺不可思议的？这才几个月而已？”他端着酒杯问她，坐在一紧挨着她的直靠背椅上。这是疲惫的一天，但他现在可以休息半小时，直到开始做晚饭。

在某些时候，若是阳光和酒精对她起到了作用，格蕾丝依旧是军官俱乐部舞会上那个最漂亮的姑娘。查尔斯已经学会以情人的耐心等候那些时刻，来临时便好好珍惜，不过它们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多数时候——比如今天下午——他发现自己根本不愿看她，因为

她看起来颓丧无比：身形臃肿，怏怏不乐，显然是在默默哀悼失去的自我。

在米德堡，一位上了年纪的和蔼老军医在谈到她的病情时，曾用过“神经衰弱”这个词，查尔斯在查完字典释义后，认为自己能够接受。不过，后来在纽约，一位年轻很多的平民医生驳斥了这一说法，认为其太过时、太不精确，在现代医学中没有任何价值。然后，这个年轻人像一个过于自信的销售员，开始推销他所谓的“心理治疗”。

“好吧，医生，如果我们要争论用词的话，”查尔斯说道，差点没控制住自己的脾气，“我必须告诉你，我不相信任何以‘心理’打头的词语。我认为你们这些人不晓得自己在那个古怪神秘的领域内搞什么鬼，而且我觉得你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他从未后悔说出那样的话，也不后悔自己很快就起身离开了那间办公室，尽管这让呆坐在那里的医生看上去既愤怒又虚荣，就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¹本人的肖像画那样，一副满脑子淫秽又胜券在握的样子。你做过的有些事值得后悔，有些则不然。

不久以前，在儿子情况最糟糕的时候，查尔斯发觉自己阻挡不了精神病术语在自己的家中再度涌现，很多人敦促他为埃文“寻求专业帮助”，或是为他“安排专业咨询”。现在看来，有趣的是他记得自己多少听信了那样的言论，主要原因便是那时所有其他的言论都更令人不安——缓刑、上少年法庭甚至是去教养院。在那些日子

1 Sigmund Freud (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著有《梦的解析》等。

里，似乎总有陌生人愤怒来电抱怨埃文，或是几个警察出现在门口。

嗯，一个男孩的改变确实不可思议。也许，如果你能给出充裕的时间，这样的事情确实会自然而然变好；也或许，除了受苦，你能做的只有等待，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在椅子上稍向前倾，从阳光房里一扇没有阴翳的窗户望出去，即使视力差的人也能看到埃文·谢泼德的身形轮廓，他正在车道上收尾一天的工作——把工具收起来，疲倦地伸直脊背，用一块干净的抹布擦手。

“亲爱的，你知道还有什么特别令人惊讶吗？”查尔斯说道，“关于埃文？他看起来好多了。我是指看脸的话。我想咱们先前怎么也料不到，但他真的长成了一个很——一个非常英俊的年轻人。”

“噢，我知道。”格蕾丝·谢泼德说，这是她一整天来第一次开口说话，也是第一次微笑起来。“噢，是呢，我知道的。他确实很英俊。”

而且，他们都觉得自己不是唯一注意到这一点的细心人。

第二章

女孩们，即使是一年前看到埃文·谢泼德觉得厌恶的那些女孩子，也渐渐认可他长相英俊；而且，至少有一个姑娘自始至终认为他长相帅气，且不管她是否曾向自己的朋友们吐露过这样的心思。

玛丽·多诺万是个身材苗条的姑娘，有一头浓密蓬松的深红色头发，生着一张其他女孩称之为“精致”的漂亮脸蛋儿，她从七年级起就偷偷暗恋着埃文·谢泼德。每每听到他陷入困境，她都感到难过——他用一块砖头把一个小男孩的脑壳打伤了；警察以扰乱治安控告他，将他关了一夜，以便“给他一点教训”；他闯进一家五金店，在收银机抽屉旁当场被捉。在冷泉港，除了埃文的父母，她可能是第一个注意到他身上似乎突然发生的重大改变的人。

玛丽一直以为自己会找个运动员当情人——为什么不呢？所以，当她发觉埃文尽管看起来强壮又灵活，可以加入任何一支运动队，但实际并不擅长运动时，她觉得有些失望。不过，她很快发现，他开车的方式中有一些激动人心的东西值得一看——值得观赏。每天下午，他踩足油门离开学校，地上的砂砾飞扬起来。他会突然停在

高速路边，伸长脖子露出精致的侧脸观察路况，等着空当开进车流，这时通常会有一阵微风轻拂他的黑色鬃发；然后，他会自信满满地迅速拐进右车道离开，轰轰地开离她能望得见的远方，直至消失不见。他是个天生的驾驶员，而且至少在一个女孩的心中，他把开车变成了一种观赏性的运动。

她孤零零地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远去，将书本抱在胸前，因为所有其他女孩都是这么做的。她开始明白自己的生活将不复从前。

有些夜里，当玛丽·多诺万清醒又焦躁地躺在香气袭人的闺房中，她觉得有必要屈服于幻想。她会假装自己的双手是埃文·谢泼德的双手，再任由它们漫游、爱抚身体的各个部位，不紧不慢，任意摆弄着自己，直到那充满甜蜜的紧张感几乎无法忍受为止；然后，她会身体痉挛，发出一声无助的轻呼，那意味着自己可以入睡了。在经历过那样一个夜晚之后，早上在学校看到埃文·谢泼德时，她会满脸通红，几乎是羞愧难当，仿佛他知晓自己的秘密，兴许还会告诉所有人。

一个秋日午后，那时他们都已是高年级的学生，在人声鼎沸的高中部走廊上，埃文鼓起勇气问玛丽想不想去看电影，她答应了。

那晚电影结束后，月光如洗，四下无人，他们坐在车里像年轻的电影明星那样拥抱、亲吻，直到玛丽敛身，许诺似的微微嘟起嘴。她设法脱掉上衣，由着衣物落在腰间，然后将双手拢在身后解开胸罩，在脱去时不确定地看了他一眼，像是在问她做得对不对。

“噢，”他带着敬畏低声说道，“噢，你真美。噢，你真的太美了，玛丽。”

一只可爱的乳房被他握在手中，另一只则难以置信地被他含在嘴里。从其他男生喋喋不休的讨论中，他知道接下来要做的事是用他空出的手试着“伸进她的裤子”。但还没等他行动，玛丽又让他吃了一惊。她扭动着身体，重新坐好，害羞地张开双腿，让他更加轻易得手。

“噢，埃文，”她说，“噢，埃文。”

很快地，他们低声絮语，紧紧相拥，仅在离开前排座位时有过片刻痛苦的分隔，而后便一起陷入后排座位，纵情相欢。

在这世上，爱情或许并不意味着一切，但他们二人在结婚前对这一可能性不曾有过片刻思量。要不是玛丽在最初交往的那几个月就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段婚姻本该发生在很久之后，等他们俩都再大几岁。然后，他们不得不通知各自的父母，仓促安排各种计划。他们举办了一场朴素的婚礼，在附近的商业小镇亨廷顿¹租下一套两居室的小公寓，玛丽父亲的一个朋友还帮埃文在二十英里外的一家机床工厂找了份工作。这是一份无需专门技能的活计，拿的是学徒工资，但有理由相信，埃文在机械方面的才能或许很快会被认可；况且，这肯定比没工作要好。

孩子的名字随玛丽的祖母，叫凯思琳。小两口认真地拍了很多家庭快照，但在其中一张相片上，镜头捕捉到埃文和玛丽面带矫饰而紧绷的微笑，两个人看起来都既害怕又绝望，好像宁可待在任何其他地方、做任何其他事情，也不愿摆姿势拍照片。这个唯一

¹ Huntington，位于纽约萨福克县西北，长岛北岸。

的特例很快便被丢掉了。

至于现在，两家大人可以再次退居自身的困扰；尽管谁也没有明说，但他们一定都心中有数，青少年婚姻不太可能持续长久。

埃文开始在夜里驾车，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地开到远处，这样他就能在黑暗中蹙眉思考。有一个漂亮姑娘一直为你疯狂是件好事——这不可否认。但是，这会让你陷入沉思——一切就只能这样了吗？他用拳头的柔软部分一遍又一遍地敲打方向盘，不敢相信自己的人生在还没满十九岁时就已经变得如此按部就班、一成不变。

玛丽也不开心。高中当然要继续读，这样你才能了解男生啦爱情啦之类的；但本来还要上四年大学的，毕业之后还应该在纽约住上一阵子，找一份工作，买漂亮衣服，参加聚会，然后遇到一些——嗯，遇到一些有意思的人。难道不该是这样吗？大家不都明白的吗？

噢，要不是知道埃文很爱她，知道要是失去了她，他会陷入深深的绝望——要不是因为这些负担，她知道自己现在会想方设法摆脱这一切。

有时候，当玛丽把女儿从婴儿床或是浴盆里抱出来，望着女儿可爱的圆眼睛时，她发现不得不强迫自己面带慈爱，因为她担心哪怕是个婴孩也能辨认出充满怨恨与责备的表情。

争吵开始时，它们持久又残酷，且不断自我延续。

“你还让不让我做人了，埃文？”

“你说的‘做人’是什么意思？”

“哦，你知道的。要是你不懂的话，我解释也毫无意义。”

“好吧，但我是说‘让’你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你可以成

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任何时候都可以。”

“哦，天哪；算了。如果你能想象我远离这个炉子、这个水槽或是那张床的样子，你就能清清楚楚地明白我到底在说什么。”

“哦。所以现在这样的谈话就要我们大半夜醒着，说到唇干舌燥了还不能做爱？要真是又这样，你最好别把我扯进去。我累了，就这样。你根本想不到我到底有多累。”

“你累了。你累了。听着，工厂学徒先生，我累到想要尖叫。”

“哦，你到底还想要什么，玛丽？你想出去见其他男人？是这样吗？你想为其他男人张开双腿？那我告诉你，亲爱的：我是笨，我是傻，但我他妈的没蠢到那种地步。”

“哦，要是你懂就好了，埃文。要是你有那么一丁点儿明白自己到底有多蠢就好了。”

“是吗？是吗？”

“是的。”

不过，到了他们在结婚一年半后离婚前夕，他们完全不吵了。他们需求明确，都想尽快离开亨廷顿的那套公寓，也想尽快远离对方。他们似乎都明白，再继续争吵下去，就会像在公众场合对着一个陌生人发脾气一样令人尴尬。

在安排好由她父母照料孩子的事情之后，玛丽被长岛大学录取为新生。不到六个月后，据说她就与一个来自亨普斯特德¹的牙医预科生订了婚。

埃文搬回了父母家，继续在机床厂工作。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1 Hempstead，位于纽约拿骚县。

身边的人也没有更好的主意——尽管父亲确实试着提了一些不痛不痒的鼓励性建议。

“嗯，埃文，现在对你而言肯定是段难熬的日子，”一天晚上，等格蕾丝上楼之后，他们父子二人继续待在餐桌边，查尔斯这样说道，“但我觉得，你会发现有些事会自然而然地变好。除了尽量保持好心情之外，这也许是你现在唯一能做的，等等看，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